

新古文辭類纂稿本

王

新古文辭類卷五十 雜記類六

諸暨將瑞藻纂集

林琴南畏廬記

不燭而行暗。不侶而處獨。其人恒鬼之畏。然而過醉與倦者。无
畏也。延吭以俟刃。據鎔以受烹。其人恒死之畏。然而悍賊劇盜。
无畏也。天下惟鬼與死。常足以怖人。而心弗存焉。與亡其心者。
泣之。恒若无事。狀则无畏之非難。澁知所畏。而几于无畏。斯難
矣。深知所畏。而几于无畏。事不在變。而在常。用不在氣。而在志。
持虛枵之氣。矯高厲之節。時命適偶。其人亦可以權為君子。不
幸者。重名在前。美利在後。鄉鄰譽之。朋友信之。終其身无聞過
之日矣。夫據非其有。而獲重名美利。鄉鄰譽之。朋友信之。復過
不自聞。而竟蹈于敗。天下之可畏者。孰大于此。且天下之所謂

君子者。亦可權而為之者邪。唯无畏過自治之心。矯厲粉飾。匿瑕護垢。冀以終存其名。不論而為偽。亦稀矣。處常而不虞。日漬于世俗之論說。初志寢解。而見啟。于是終身常畏人。終身畏人之人。亦非吾所謂。溪知所畏。而几于无畏者。余行年四十。檢身制行。不足自立。出觀鄉鄰朋友之間。有譽而信者。吾亦甚畏其論。而為偽也。因築室于龍潭浩然堂之側。顏曰畏廬。并記以存之。庶几能終身畏。或終身不為偽矣。

林琴南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

孤山寔居西湖之陰。東南面葛嶺。水縈之若帶焉。余嘗放舟入錦帶橋。周孤山以出。西冷萬樹積綠。隱隱見微徑。雖斜日掩映。恒蒼然若滴。蓋嵐氣蒸變而成為此狀也。余三之抗。謁處士公墓。无慮百數。而有典史公為之妃。自呂為孤山之勝。唯吾林氏

得以專之。今守抗者。為同郡迪臣先生。又吾林氏者也。先生治
抗得其政。歿士得其教。為匹夫匹婦存其利。而先生歆以為曠
職而亡功。居則焦然若思。廢然若忘。而特喜吾處士公能逃名
盛時。不以吏職自汙。因補梅百株于孤山之麓。既而嘆曰。今日
豈吾游觀之時哉。顧吾處士隱于是。而吾又宦茲土。蒔繇適以
修家之故事。若數年之後。樵蘇及之。彼抗人又惡知有太守繇
者。余曰。先生之言。處士之心也。方處士公種繇。參鶴結廬于茲
山。且不有妻子之累。豈復圖名。而今之僞處士者。若昨日是故
為名而隱。吁曰。充隱即為名。而官亦決非能官者也。先生守抗
三年。政平人和。而蕭然恒若無與。豈區區意于一梅。吾政恐
后人之見梅者。轉以思先生之政于亡窮也。而先生又焉逃其
名。光緒己亥三月。既為圖以還先生。竝為之記。亦所以識吾林

氏之祥也。

林琴南謁外大母鄭太孺人墓記

鳥乎。此我外大母鄭太孺人之殯宮也。外孫林紓敬謹致祭。二十有四年矣。墓下荒塚累累。左右醜石怪列。稚松長未及人。已見斧于樵。墓之顛。植樹叢穢。紓每年春來以寒食。炷來以重九。躬負畚鍤。剷治蕪穢。始布席而祭焉。前此十年。吾母尚強健。紓能侍之以來。嗣是紓祭歸。母但問墓之蕪穢治不。鄭氏有人來祭。与不因大息。外家之衰。往。至泣下。今春二月。母宜人喪。以百日。紓始出苦塊來祭。即墓下告喪。逌迴望母。復青銓。而所以問墓之蕪穢。与陳氏有人來祭。與不者。无入矣。烏乎。望墓而悲。孰与望寢而悲者。其悲墓為更甚也。痛哉。痛哉。太孺人生時。歲館吾家者。恒七八月。及歸。陳氏姊首哭于房。紓則牽太孺

人之衣。且哭且行。即受糕餌。為涕所漬。亦腐溼。不復可食。母宜人至下。鑰鍵紆兄弟。太孺人乃得歸。及紆既長。能朝太孺人于城中。每見漆春酒。望輒喜。以太孺人家去望不二里也。太孺人知書明大誼。雖以恩復紆兄弟。朕有過輒弗段借。嘗言童子不能以惠鈍決所成。但觀立志。觀志即在其所羨者。若見衣食而慕其成就。終當為恒人矣。紆嘗持此語告其子弟。俾知紆生平得力于太孺人之訓者為多。后之子孫。繼吾志而展太孺人之墓。當加虔矣。丙申二月十一日。紆記。

林琴南秋槩夜課圖記

吾宗黃孺人之孀也。有二子。長虞。次純。虞。吾族兄大燭生時。无遺產。孺人遂挈二廢。依其外家于瓊水之上。余每過金墩。斜日半池。光上樹。暝色將起。見虞。虞挾書碼。行田間。問之。則

云將省其母。時純賡尚幼。目光清徹。衣履疋素。吾母恒稱孺人
為能撫其孤也。純賡之叔曰大鴻。舊與余全季。吾母許其忠。是
大鴻母太孺人疾。竺謂大鴻曰。若它日取必屋世母家。事世母
猶我也。吾母太宜人果除舍。召官大鴻夫婦。于是黃孺人帥其
兩子來就太鴻于蒼霞洲新宅。純賡始執業。余門矣。小旬夜分。
鐙火青熒。孺人端整。据几治鍼。莆純賡僂而就案。執卷呬唔。
如對師保。余謂孺人有古列女之風。決純賡學且大就。光緒甲
午。純賡補博士弟子員。明年虞賡召疫死。孺人日夜哭。時吾
母太宜人新病。亦追慟。吾亡弟相鄉。嗚咽。吾愴然不知所為。尉
也。其冬十月。太宜人捐官舍。自介。余累攝家難。犇奏四方。比年純
賡亦大病。几殆。余在杭州一夕。忽夢見太宜人。景物如在蒼霞
故宅時。余拜問。純賡亡恙乎。曰。其母當抱二孫。純賡又焉得死。

既醒。貽書純賡。告以夢兆。而純賡果瘳。感念蒼霞舊事。書來乞作秋槃夜課圖。嗟夫。自光緒乙酉。與純賡同居。迄今已十有六年。聞純賡病起。已蓄其須。而余髮亦數莖白矣。松篁板屋。白沙流水。當時都不省念。今涉筆成画。是中猷髣髴聞書聲也。庚子六月畏廬記。

林琴南謝枚如先生賭碁山莊記

吳航先生既老。甚思其舊所營之山莊。將移書遷碁。歸卧于是。而致用堂諸生成。曰。先生碩德重望。舍是莫以得師。乃群聚以止。先生既留。而中心无日不襄山莊也。莊寔屋九仙之麓。東面適當石鼓。下睽平疇。江色埜綠。延納窗戶之內。吾嘗以瓊水步。逴南台。遠望茅亭出于山椒。鼓松覆之。涂人猶識為先生莊也。先生系出晉之太傅公。因名莊曰賭碁。嗚乎。人觀是名。知

先生用世之心。未嘗忘矣。符氏之銳意江南。晉之兵力。未能當也。淝水一役。太傅以不動聲色勝之。先生壯年。目擊粵逆之變。感激揮涕。亦將肆力中原。顧不見用。乃發為文章。以泄其憤。而意態閒放。人莫能測。非有卓識。又烏知先生之悲哉。今之為符氏者。凶狡百倍于堅時。鉄騎突過戈壁。止吾塞上。且已侵探腹地。中原雖完好。異于當日江南之被兵。而不測之患。殆有過之。吾又甚惜先生已老之不能為國家用也。紆近客浙西。假就吾家處士之廬。營茅亭。呂屋。馮弔宋季江山。以抒吾哀。顧處士生宋盛時。遼燭未熾。校諸太傅。呂兵力支殘晉。仕隱固自不同。而幸不為虜。則一也。然則先生與紆全處今日。宜紆于先生之莊。益不能无所憐。矣。

建溪之水直趨南港。始分二支。其一下洪山。而中洲適當水衝。洲上下聯二橋。水穿橋抱洲而過。始匯于馬江。蒼霞洲在江南。橋右偏。江水之所經也。洲上居民百家。咸面江而門。余家洲之北。湫溢苦水。乃謀適爽塏。即今所謂蒼霞精舍者。屋五楹。前軒種竹數十竿。微颺略振。秋氣滿于窗戶。母宜人生時之所常過也。後軒則余与宜人聯楹而居。其下為治庖之所。宜人病常思珍味。得則余自治之。亡妻內薪于竈。滿則苦烈。抽之又莫適于火。候亡妻笑。母宜人謂曰。尔未嬾歟。何為也。我食能几何。事求精介。烹飪豈亦有古法邪。一家相傳以為笑。宜人既逝。余始通二軒為一。每从夜歸。妻疲不能起。余即燈下教女雪誦杜詩。盡七八首始寢。亡妻病革。屋適易主。乃命與之軒下。藉藁與中。扶掖以去。至新居十日卒。孫幼穀。太守力香。雨孝廉。即余舊居。

為蒼霞精舍。聚生徒課西李。延余講毛詁史記。授諸生古文。間
五。日。一。至。闌。楮。屢。軒。一。一。如。舊。斜。陽。滿。窗。簾。慢。四。垂。烏。雀。下。集。
庭。墀。闌。無。人。聲。余。微。步。廊。廡。歎。謂。太。宜。人。晝。寢。于。軒。中。也。軒。后。
嚴。密。之。處。雙。扉。合。焉。殘。針。一。已。鏽。矣。和。線。歎。注。扉。上。則。亡。妻。之。
所。遺。也。烏。乎。前。后。二。年。此。軒。景。物。已。再。變。矣。余。非。木。石。人。寧。能。
不。悲。歸。而。作。後。軒。記。

林琴南聽水第二齋記

龍泉山在大小妃山之東。有小雄澗。山水越出。前匯于小雄溪。
溪石正白如玉色。矯立倚伏。岳翠到入。照景寒栗。石路宛曲。直
通岳局。則元王用文友石山房故址在焉。今閣部螺江陳公築
聽水第二齋于此。公舊有壘于石鼓之國師岩。壘成。榜以今名。
別于石鼓也。余再之方廣。乃未遊龍泉。比者公被朝命之京師。

出所景圖八方示余。亂篠叢篁。盤岩折磴。齊檐翼狀。凌出萬綠之表。飛瀑千尺。湍白濺沫。下趨蕩為烟云者。或即所謂仙巖二龍潭邪。余目炫神敝。太息公之優游于林泉者二十六年。全閩之山水。若埒于公之身。今蒼赤環起而累公。公其尚能瞑押羅薛摩弄松栝。屏世事于弗顧。吾固知公之不忍為此也。昔者溫公居洛十五年。久不審有枚卜之事。今公之沈寤于鄉鄰。貶素自立。去溫公家居之年。增其十有一焉。惡知夫朝廷念公舊日諫輔之勲。優詔徵公。雖甚有恩于其公。固將勉起為朝廷來也。夫淪放林壑之間。賤者之事也。余三年居杭。南北諸山。屢屢靡所不之。而吾鄉龍泉勝概。乃不一窺。吾足今當儲買山之錢。歸就公。公之次。結團集而居。其又洗耳聃公居朝之忠樂。且必風鱖如莠。或十六年時。則余山居之樂。寧有窮與。既以意為圖。贈

公與公所影者无一似焉。因為記伸其作圖之意。所記初不屬圖也。閩縣林紆記。

林琴南力孝于萬里尋親記

宣統三年正月朔。力杳雨。郎中鈞具衣冠奉其祖銘于先生萬里尋親事略。告其友林紆曰。吾曾祖碧川公。客東昌。積年无耗。吾祖銘于公。挾十數金。取道山陰。絕大江。由淮安度河而上。自夏徂秋。風高沙寒。襦袴不完。卒達山左。而碧川公已由直隸河南湖廣江西一路趣閩矣。資盡。病且死。日哭于舊故某公之門。某大感動。禮遣以歸。左海陳公采其事入郡志矣。鈞獨未有家傳。請于圖而記之。以眎吾后之人。紆嘗覽古孝行之君子。非好為難難殊特之行。以震眩乎匹夫匹婦也。誼无可逃。則哭泣思慕。雖窮極艱險。必欲赴之。吾度其心。非不知山之高。水之深。瘴

癘久雪盜賊蛇虎之足以殺人也。夫夷猶巧辟故險其狀以形己之必不可至。世俗之所謂知者也。而孝行之君子或赴誼以殺其身。世竟无稱容亦有之。朕則君子之于誼固先決乎傳不傳之間邪。觀先生以十數金赴萬里路。墊食而廬宿。是時知有親寔未知有衛死之威。乃委頓萬狀。幸遂所志。復有賢子孫求圖其事以眎乎后之人。此又世俗知者夷猶巧辟所必不能至者也。烏乎。自世俗知者之多。先生之事。痛可傳矣。

林琴南夕照寺為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記

夕照寺莫詳所始。在廣渠門內。徑衛至荒陋。車行如入深谷。辛亥三月十五日。如皋冒鶴亭于寺中集同人為巢民先生作生日。鶴亭淹博能詩。于巢民先生雖斷縑素必拾而藏之。烏乎。先生于萬曆辛亥三月生。去今辛亥三月三百餘年矣。以壬午

副貢累膺徵辟。咸无就。而余亦以壬午領鄉荐。是先生三百餘
年之後輩。而今日復直辛亥三月。為先生祝。匪唯科名同。即所
遭之遇。几同矣。晚明之季。朝政折如亂絲。訖于熹宗。而明亡。今
日雖无廠璫之禍。狀貴要沮兵而行賂。天下罷癘如沈瘵。人心
思亂者眾。兀然一不之悟。余安能不瞿狀而懷先生邪。當熹宗
季年。先生結社金陵。抗逆案也。今我輩疋集于此。与六君子之
難裔殊。獨霍亭者。為先生裔孫耳。余非不病之呻。而有集霰之
思。臨觴太息。慘嘿亡言。則勉為之解曰。昔者如皋中元。先生必
于定惠寺集同人。為陽羨君設齋資冥福。今日之集。殆踵先生
之礼陽羨乎。霍亭首以詩倡。眾皆屬和。余為製圖。是年秋。武昌
事起。余逸家析津。事定。而霍亭亦以衣食奔走四方。未審所製
圖存焉不邪。嗚呼。先生与余同壬午耳。敢不惕狀步。遂先生之

後閉戶終其餘年。惟恨不之江南。向水繪戶遺址。臨風一弔。先生也。

林琴南周養戶籌燈紡織圖記

余既為周養戶作籌燈紡織圖。題詩其上。心悲節母之劬。因而自傷吾母。圖成。遂之養戶。至不敢置念。恐念之益。以增余之悲。養戶既得圖。告諸吾友徐又錚。請余更為之記。烏乎。歎庵必欲增余傷心者。想其傷心更甚于余。故必引其類以自壯也。方欽州公捐館舍時。太夫人挈其二女一子。痛軫于犴犴之鄉。既瘞旅櫬于官山。顧眊其子女。但牙。辨食飲而已。欲掬心示以幽慘之語。鈞莫之解。林菁四合。鄉井悠。此雖壯男子。歎悲矧太夫人以新寡赤貧之孀。謀歸于萬里外。余欲敘其苦況。亦莫審其為詞矣。太夫人既以志女授郭氏為殺息。冀以守欽州之墓。

此特強以自尉。余不知其別女時應作何語耳。歿尸自為事略。謂太夫人既至外家。立病。昏不省人。歿尸猶即牀下索乳。余讀之愴然。憶先君見背。紆年已十九。其差勝于歿尸者僅之。狀吾母之劬。良未后于太夫人也。橫山老屋。樹古鷗。曉星火熒。狀紆挾弓就母。姊刺繡之鐙。讀必終弓始寢。眠歿尸城北隅故宅。机杼襍書。嗚乎。人于報恩。均儻俗悠謬之語。親恩豈能報邪。特寧非自狀。嗚乎。人于報恩。均儻俗悠謬之語。親恩豈能報邪。特時：不忘其悲。則吾母之嗚容及其劬勞之態。日縣吾心目之間。恃其追想。即終身為有母之兒。此則歿尸趣余作圖之微意也。特揭之以告吾鄙之有母者。甲寅嘉平閩縣林紆記。

林琴南濤園記

濤園舊名石林。為許有介先生別業。先生明之遺老。隱居弗仕。